

Y I N G X I O N G Z H I

英雄志

“金盾封笔古龙逝，江湖惟有英雄志！”

第二部 ①

天下第一 金榜题名

台湾

孙

晓

著



京华出版社

YINGXIONGZHI

[英雄志]

“金庸封笔古龙逝，江湖惟有英雄志！”

天下第一 金榜题名

台湾

孙

晓

著

京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英雄志 第2部/孙晓著—北京:京华出版社,2003.9

ISBN 7-80600-813-6

I. 英… II. 孙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8374 号

本书简体字中文版由台湾讲武堂独家授权。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著 者 孙 晓

出版发行 京华出版社(北京市安华西里1区13楼 100011)

(010) 64258472 64255036 64243832

E-mail: jinghuabjb@yahoo.com.cn

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670千字

印 张 35.5

出版日期 2003年10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600-813-6/I·114

定 价 56.40元(全三册)

京华版图书,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



众人胡思乱想间，宁不凡却已伸手出去，从第二只铜盘取过长剑，道：“此剑名唤‘勇石’，自我正式习剑以来，三十年从不离身。今日宁不凡特此封印，使其永不出鞘。”长剑封印，便如盖棺入冢。宁不凡轻抚长剑，平庸的脸上现出了一阵伤感，华山门下更是神情悲凉，就连华山双怪这等狂妄滑稽的人物，也都在暗自垂泪。

YINXIONGZHI

天下第一 (五) 封剑归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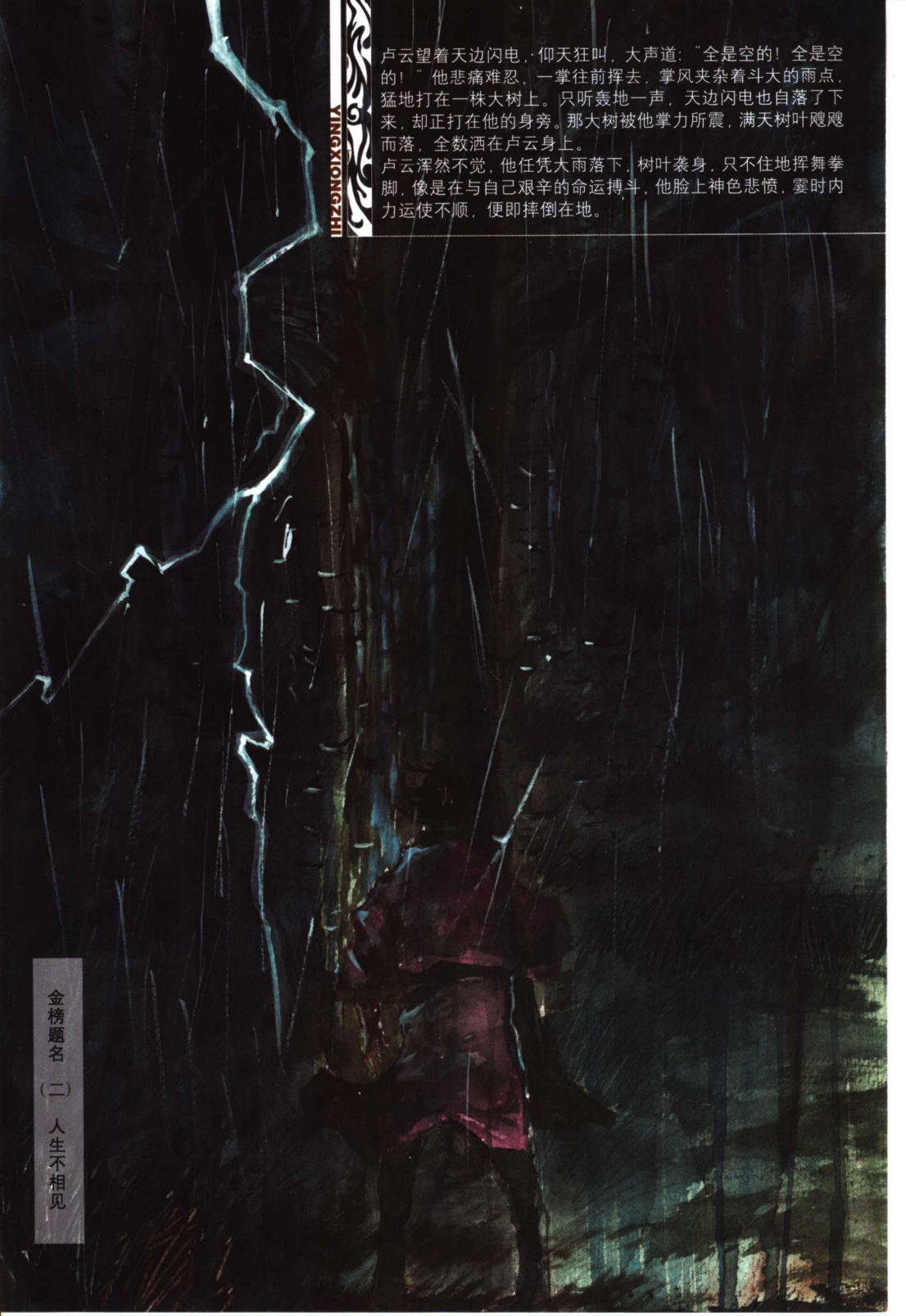


YINGXIONGZHI

万籁俱寂之间，厅心那人手掌迎空，双眼微眯，一动不动，铜钱半空急速坠落，正掉在掌心之中。霎时那人握住拳头，双目睁开，微笑道：“江大人好久不见了。”侠者之尊，以武犯禁，任你千万人沉醉，天地唯我独醒。此人以绝世武功冲撞当朝第一大权臣，正是那“九州剑王”方子敬。

却见小圆窗上倚着一只雪白晶莹的玉臂，上头还枕着张红通通的
可人脸蛋儿，那粉脸上长长的睫毛眨啊眨的，一双柔软的红唇微微颤
动，原来是名江南美女，却在这满园春色中发呆。眼看她正自慵懒
地凝望北国之春，娇美的脸庞上更带着一抹淡淡的愁思，莫非是为
赋新词强说愁？还是真个儿心伤惆怅？





卢云望着天边闪电，仰天狂叫，大声道：“全是空的！全是空的！”他悲痛难忍，一掌往前挥去，掌风夹杂着斗大的雨点，猛地打在一株大树上。只听轰地一声，天边闪电也自落了下来，却正打在他的身旁。那大树被他掌力所震，满天树叶飏飏而落，全数洒在卢云身上。

卢云浑然不觉，他任凭大雨落下，树叶袭身，只不住地挥舞拳脚，像是在与自己艰辛的命运搏斗，他脸上神色悲愤，霎时内力运使不顺，便即摔倒在地。

Y I N G X I O N G Z H I

[英雄志]

“金庸封笔古龙逝，江湖惟有英雄志！”

天下第一

—
台湾

孙

晓

著







一、笨孩子

“动！还动！你还敢动！”

撕裂嗓门的声音赫然吼起，震天价响。

“就是你，还看别人！第三排第二个！手不许动！”

烈日当空，偌大的教场上，一名中年男子威风凛凛，手上提着绿油油的藤条，不怀好意地看着场下百来名稚嫩的孩童。只见孩子们个个汗流浹背，手臂向前伸直，手中握着半尺长的铁棍。那棍身黑黝黝地，看来是精钢所铸，份量着实不轻。

“都叫你别动了，你还动！聋了吗？”

那男子大吼一声，满脸胀得通红，快步奔向行伍之中，一名幼小孩童吓了一跳，左右看了看，似不知那男子怒喝的便是自己。

正惊惶间，猛地耳朵已被拎了起来，那孩童剧痛之下，只是哀哀叫疼，两手连连挥舞，手中铁棍便落了下来。

那男子怒道：“好你个小安子！有胆上华山学艺，居然还敢喊疼！跟我过来！”说着猛拉住那男童，拖往校场旁责打。

耳听那小安子大声啼哭，其余孩童都是吓得心惊胆跳，更是死命支撑，就怕动个一下半下，也要给拖去毒打一顿。

便在此时，校场走入两人，一人身形矮胖无比，好似只大桶子，另一人却瘦如竹竿，一张马脸真是吓人。那中年汉子斜目看了那两人一眼，手中藤条仍然打下，丝毫不加理会。

那矮胖子走了过来，一把拦住，道：“别打了，让孩子们歇歇吧。”众孩童听了这话，无不暗暗松了口气，知道救星来了。

那中年汉子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三师兄，今日弟子们轮我管教，你别来扰我。”说着按住那小安子，更是用力抽打，那小安子呱呱





大哭，想要逃窜，却又无能为力，一张小脸满是张惶痛苦。

那竹竿般的男子看不过眼，猛地抢过藤条，一把折断，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，你这算是什么？昨晚逛窑子吃了排头是不是？非这般打孩子不可？”那中年汉子一愣，尚不及回话，众多孩童已是大喜欲狂，手上铁棍便放了下来。

那中年汉子犯起火来，大声道：“两位师兄啊！你没见人家少林武当怎么管教弟子，挑水直直挑上山哪！这些孩子不过练个下午，你们便心疼了，日后咱们华山怎么和人争斗啊？”

他见场中孩童已在偷懒，当下怒目望向众小童，喝道：“七日后祖师爷开关出来，到时便要看你们的进展，还敢偷什么懒！给我练！”

众孩童闻言，又是飕飕发抖，当下各自把铁棒举高，忍耐苦撑起来。

此处便是中州武术重镇，大名鼎鼎的华山玉清观，这百来个孩子不是别人，却都是华山小一辈的弟子，正在师长督促下苦练基本功。

那管教的男子姓赵，门里行五，此时要众小童平举铁棍，用意便是要锻炼这些孩子的臂力，免得他们日后行走江湖，剑不能伤人，反先伤己。好容易这番苦心有个收成，哪知却被两名不知好歹的同门打扰，看来一切都要付诸流水了。

那矮胖子人称“肥秤怪”，与那高瘦男子“算盘怪”同为掌门嫡系授业，虽比那中年男子早了两年入门，但两人生性诙谐，行事牛头不对马嘴，所以不甚受人敬重，便被那赵老五痛骂一顿。

又练了一柱香时分，赵老五见众小童确实疲累不堪，便放他们到食堂吃点心歇息。众小童如遇皇恩大赦，顿时欢呼大叫，揉着酸疼肩头，一股脑儿溜进食堂去了。那小安子本被责打屁股，此时却跑得快了，方才还大哭大叫，现在却像没事人一样，贼嘻嘻地直冲第一个。

赵老五叹了口气，心道：“现在的孩子没一个吃得了苦，再这样下去，咱们华山以后该如何是好？”正要掉头离开，忽见场上还有个孩子留着，他皱起眉头，道：“小狗子，可以休息了，怎地还





不随师兄们走？”

那孩童相貌猥琐，身材矮小，站在同侪之中，却比寻常孩子矮了半个头，明明十二岁年纪，相貌却似只五六岁大，平日用功虽勤，但却鲁钝异常，寻常孩子听一遍就懂的道理，这孩子总要别人苦口婆心讲上半天，所以师长们一见他就头疼。

赵老五见那孩童仍在发呆，嘿地一声，又把话说了一遍。

那孩童呆呆地抬起头来，看了赵老五一眼，脸上还挂着条黄浓浓的鼻涕，目光散漫茫然，好似痴呆一般。

赵老五走了上去，摸摸他的头顶，道：“跟师叔走，到食堂吃点心。”

那孩子也不应答，忽然两手高举过顶，如跳舞似的转了个圈，跟着上下跳跃不休，好似跳起了庙会的祭神舞。赵老五伸手掩面，心道：“这孩子也太傻了些。”他微微摇头，叹了口气，正要掉头离去，那孩童却猛地拉住他的手，叫道：“跳舞！师叔一起跳舞！”

赵老五见了这傻模样，不禁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聪明的孩子懒，勤快的却又傻呼，咱们华山再遇不上良材美玉，恐怕日后威名不保啊。”

肥秤怪笑道：“想这么多做啥，看你担忧的，走啦！咱们也去歇一歇。”说着一把拉住赵老五，也朝食堂走去。赵老五摇了摇头，扔下手中半截藤条，径随两位师兄走了。

红红的夕阳照在那孩子身上，只见他双目紧闭，仍是舞蹈不休。

“恭迎祖师爷出关！”

几日过去，终于到了祖师爷出关的日子，只见红日高照，数十名弟子谨身肃立，分列数排，都在一扇大门前等候，观中长老列在第一排，余下各按班辈站定，众人安安静静，并无一人说话，都在等祖师爷开关出来。

华山玉清观属道家一脉，向来以剑法闻名于世，开派祖师天隐道人创派数百年，留有精微奥妙的“三达剑”。这“三达剑”虽然威力奇大，但剑谱因故于百年前失传，仅能靠残存的招式拼凑剑法。只是招式残缺也就罢了，最最要命的是少了脚下的一套步





伐，这套步伐连贯所有剑招，称为“鹤舞七星步”，少了这套步伐，剑招便成无用。历代掌门费尽心血，每隔三年便闭关苦思一次，但一百四十年下来，还是无人能解开谜团。

百年习俗以降，华山三年一度的大校也在此时举行，众弟子几年来的辛苦所得，便要一一呈现在掌门祖师面前，成年弟子精神抖擞，无不想大显身手，幼小孩童却满脸苦恼，都在瞅着校场上的七只铜环，好似那是什么怪物一样。

原来这华山门规森严，年幼弟子入门前须先熬过三大基本功，一扎马，二松筋，而后再过“七环关卡”，方能正式拜师学艺。这七环关卡说来简单，便是以麻绳串起茶杯大的七只铜环，每隔三寸放置一个，七环之后挂张糯米纸，纸上画着一个红心，只要能举剑穿过七环，不动环身，而又能戳破纸张，该名弟子便算合格；倘能正中红心，更是特优了。如果剑未过环，反先碰打环身，使得里头的铃铛作响，那便是两下手心。

一环两下，两环四下，三环八下，倘若连第一环都没穿过，那便是场百二十八下的好打了。

众小童看着眼前的铜环，大多面色惨淡，颇见忧虑。却见一名孩童满脸疲懒，正是前些日子被打得死去活来的小安子，他看了看铜环，忽地嘿嘿一笑，从怀中掏出一块白腻腻的东西，拼命往手上擦抹。

一旁孩童见状大奇，纷纷探头来看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小安子低声道：“这是猪油球，咱昨晚冒死从厨房里偷出来的。你们先拿来擦擦手心，一会儿打起来就不疼了。”

众小童听得有这等宝贝，无不大喜，纷纷来擦，一旁另站着几名孩童，个个神态傲然，眼看同伴如此无用，忍不住出言嘲笑：“你们这帮人真个差劲，不过一个七环关卡，你们便要作弊，趁早回家找娘亲吃奶吧。”

小安子正擦抹猪油，听了这话，心头火起，立刻反唇相讥：“你们几个了不起，自管去得意啊！一会儿被打死了，别要叫疼叫娘，省得丢脸！”那几人也是大怒，便吵闹起来。

两路孩童各作一方，相互指责叫骂，吵杂混乱间，却只有一





名孩童哑然无言，呆呆地看着那七只铜环。看他神情痴呆，正是前几日校场上的那名傻童。

一名孩童推了推傻童，低声叫道：“小狗子，快过来擦擦猪油吧，一会儿才不疼啊！”

小狗子听了说话，却只裂嘴一笑，眼光却没离开过铜环。

那孩童见他不理自己，正待要说，小安子已把他拉了开来，取笑道：“你新来的啊！这傻狗子一年说不上两句话，就是爱跳舞，白痴似的，你可别糟蹋咱的猪油宝贝。”

众人正笑闹间，猛听一声暴喝：“众弟子不得喧哗打闹！开始背经！”

众小童连忙噤声，当下全体肃立，大声诵读：“华山剑道天机藏，前三后五转两旁，中有太极乾坤定，攻一攻三占左方；剑转轻灵随意走，剑落四方真气荡……”

这歌谣乃是华山入门所传，歌词虽然浅显，却是华山武艺的根源，众孩童习得之后，方能循序渐进，以图进展。一旁肥秤怪、算盘怪、赵老五等人自是背得滚瓜烂熟，此时便只哈欠连连，无精打采地听着。

那傻童虽然傻乎，此时却一反常态，竟随着众人张嘴大叫，却也不知背的是对是错。

众童背诵声中，一名道貌岸然的长老当先走出。他举起手来，制住了众人的朗诵，大声道：“午时将到，入门生现在便照门规，开始‘过七环’。”说着击掌数下，率领大批门人立于环后观看。众小童一听考试开始，无不心惊胆跳，只有几个平素勤修苦练的孩童神色兴奋，摩拳擦掌，只等着上场大逞威风。

当下肥秤怪大声唱名，众孩童听了自己的名字，各自上前试剑，几名弟子手举藤条，只等结果分晓，便要过来打人。

众孩童平日虽然一同练功，但私底下用功不一，此时一加考验，个人的修为深浅、用心造诣，便都一一呈现出来。有的孩童平日偷懒，一剑刺去，过不三环，便将环里的铃铛弄得清脆作响，面色惨然之余，自是被人拖去毒打。有的孩童却甚用功，刷地一声，长剑飞出，正中红心，便在满场掌声中得意洋洋地退下。





青壮弟子等掌门出关之后，也要捉对厮杀、比试武功，此时自然无心观看孩童练剑，只有诸大长老目不转睛，都在细细考察众小童的资质，日后也好因材施教。

考校开始，那小安子平素怠惰，自是心惊不已，便与几名交好孩童缩在人堆里偷看。眼见几个同门被打得呼天抢地，又有不少人轻松过关，众小童心里都是忐忑不定，不知轮到自己时会有啥下场，可别被人活活打死才好。

众童担忧间，猛听赵老五喝道：“今天谁要是最后一名，小心被我打断了腿！”

这几名小童平日最是懒散，耳听威吓，吓得魂飞魄散。他们正自害怕，忽见小狗子口水直流，茫然的望着铜环，神情若有痴呆。众童拍了拍心口，都想：“还好有这个家伙在，否则定要给活活打死了。”平日不管做什么，这白痴总会先被师长打骂一顿，想起垫底之位已有人先行预定，众童自是松了口气。

半个时辰过去，数十人各自下场归来，有的摸着红肿掌心，在那儿泪眼汪汪，有的趾高气昂，却在那儿大声说嘴。小安子见一会儿便要轮到自己，左右看了看，心里只是害怕，他平常多以打混为乐，从不曾练习过一次半次，眼看已到最后关头，实在没得逃跑，不由得吞了口唾沫，颇有心惊肉跳之感。

猛听肥秤怪唱名道：“吴安正，轮你上来！”

那小安子见师叔伯手上拿着细长的藤条，脸上神情狠辣无比，心头大惊：“这下死定了！先拖延一阵再说！”当场小嘴一歪，哎呀呀地叫起肚疼来了。赵老五大怒，急急奔了过来，喝道：“你这小鬼头又想干什么？该不会想逃吧？”

小安子哪里管他说东道西，只滚倒在地，呼爹叫娘起来。

肥秤怪眉头一皱，道：“吴安正不舒坦，那就换下一个吧。”他看了看手上的名簿，道：“宁旺财，出列！”

众孩童听了名字，无不心里一奇：“宁旺财，好俗气的名字，那又是谁？”

众人正猜测间，却见一名孩童脸上挂着长长的鼻涕，呆呆的走向前头，众人见他傻里傻气，目光发直，已认出他是“小狗





子”，这才晓得他的本名叫做什么“宁旺财”。

一名弟子走上前来，将木剑交到小狗子手里，道：“你挺剑过去，把那糯米纸上的红心刺破，只是不能碰到那几只环……”他话还没说完，猛见那傻童将长剑举过顶，原地转了个圆圈。那弟子见他模样怪诞，不由眉头一皱，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那傻童呵呵傻笑，手舞足蹈，好似跳起了祭神舞。只见他一跳一跳地往前行走，不多时，便来到糯米纸前，那弟子皱眉道：“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

那傻童流着鼻涕，笑道：“跳舞，一起跳舞。”他举起手中木剑，当场便将红心刺破。众人见他傻到这个地步，都是哈哈大笑起来。

那弟子大怒，猛地一耳光掬过去，骂道：“白痴！谁要你走过去的！你给站在这儿，举剑穿过这几只环，听到没有？”那傻童被这耳光一掴，脸颊登时高高肿起。那弟子指着铜环，大声道：“举起剑！穿过这几只环！懂了么？”

眼看那傻童呆呆的说不出话来，那弟子将他拖回原地，喝道：“站着，好好给我刺！”

那傻童一脸茫然，缓缓伸出剑去，这剑歪歪斜斜，全无气力，只听咣地一声，已经刺中第一只铜环。场中众人看这剑实在荒唐，又是哈哈大笑。

那弟子心头火起，这七环关卡又不是什么大难关，便叫不懂剑法的常人来刺，至少也能过到第二环，他上华山学艺十来年，还没见过这等怪事，当下骂道：“混帐！怎会连第一只环也穿不过！你可是听不懂人话！”说着又是一个耳刮子赏去，这掌力道不轻，只打得小狗子滚倒在地，嘴角满是鲜血。

那弟子暴喝道：“站起来！再给我刺！至少给我刺过第二环！否则明日就送你下山！”

那傻童摸着肿起的面颊，眼中含泪，呆呆的坐在地下，口中低念：“跳舞……一起跳舞……”模样虽然呆蠢，却还是叫人隐隐心疼。

众人见状，无不摇头叹息，肥秤怪走了过去，蹲在那傻童面





前，低声道：“孩子，你过不了第二环，明日便要给遣下山了。这位师叔虽然凶，其实是在帮你，知道么？”

那傻童听了这话，缓缓站起身来，眼望铜环，却没回话。

肥秤怪拍了拍他的肩头，温言道：“乖乖听话，若还想留在华山学艺，就好好出剑吧。”

那傻童眼珠歪斜，口中啾啊，也不知听懂了没。他奔到铜环旁边，两手张开，跟着又是一合，只听当地一声巨响，剑身已撞上铜环，这下非但未能过关，还弄得铜环左右剧烈摇晃，叮当作响。那管罚弟子见他荒唐之至，气急之余，竟是说不出话来。

那傻童不知自己闯了祸，还在手舞足蹈，竟又胡乱跳了起来。众长老见这傻童如此愚笨，心里都想：“这孩子太钝，练武是不成的。”肥秤怪颇为沮丧，只摇了摇头，径自退到一旁。

那傻童跳了一阵，见无人理会于他，便回头看着众人，眼见他们或掩面叹息，或面带嘲讽，却无一人随他跳舞，他呆呆地看着，忽然眼眶一红，大声尖叫起来，舞动手脚之余，手中长剑更是不绝撞上铜环，仿佛故意使性一般。

那弟子狂怒之中，抢过同门的藤条，奋力往他背后抽下，喝道：“你干什么！想要顶撞门规么！”他左手打人，右手却扯住那孩子的手臂，硬要带他穿过铜环。

混乱之中，那孩童仍是舞动不休，只见他满脸泪水，紧咬牙关，臀上背上被打得劈啪作响，手中木剑却极力抗拒，只把铜环刺得左右摇摆，长剑却迟迟过不了第一环。

一群门人见这孩童资质如此愚笨，性子却又如此倔强，心里都暗暗不忍。

那弟子打到此时，心火犯起，已顾不得是否会伤了那傻童，藤条夹头夹脑地挥落，劈啪声大作，又急又气之间，骂道：“你这死脑筋，我这是在帮你啊！”两人闹得极是厉害，那弟子铆足气力，非要逼那傻童穿过铜环不可，那傻童则涨红了小脸，拼命抗拒。

“嘎……”

场上正打闹不休，忽听一声轻响传过，朱红大门缓缓打开，

